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叢鈔卷十二

德清俞樾

天地生人生物次序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按談藪云道家言天地初闢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蓋賤者易生貴者難育故令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爲人日按自正月一日爲雞日至七日爲人日今人習知之而莫知其爲天地生物生人之次序本於道家之說也

日生一日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南昌陳士業言嘗登泰山日觀峰四更起候日出見霞彩萬道碧綠交加有赤盤從中涌出晃漾不定久之乃成日輪因悟氣至此始聚而爲日日生一日非以昨日之日復爲今日之日也按此論甚奇抱樸子云俗士多言今日不如古日之熱今月不如古月之冷古人殆亦見及此乎然日月環地而行恐未必如此說

月以盈爲消

日本國人管晉竇耻庵文草云月以盈爲消以虧爲長望時日月相對月不能勝日陰精式微如蚌蛤蟹鰲望

後肉長至晦大肥晦後肉消至望大瘠凡水族皆然天經或問云月滿蚌蛤實者誤矣按淮南子云月盛衰於上則蠃蠬膲於下是此理本古人所已言而言之不詳月滿蚌蛤實之說亦本淮南不知孰是也但其所論月之盈虧消長則頗有理

赤人頂日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有趙都統號趙馬兒嘗提兵船至登萊滯留數月見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不見凡數月所見皆然按此豈卽所謂黃人守日者乎

颶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臺灣風信與他海異風大而烈者爲颶又甚者爲颱颶倏發倏止颱連日夜不止正二三四月發者爲颶五六七八月者發者爲颱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謂之九降按世知有颶罕知有颱至九降之名更所未聞

又其所列諸颶之名正月十三五月十三同爲關帝颶不知關帝於正月十三何取也六月十二彭祖颶十八彭婆颶有彭祖更有彭婆甚奇豈卽妖淫敗道之後妻乎八月十五魁星颶九月十六張良颶皆不知何義

唐戴叔倫有彭婆館逢韋判官使還詩彭婆館未知其所在詩云寂寞伊川上楊花空自飛則當在中州也

花信風

花信風之說詞章家競用之但云始於梅花終於楝花然莫能言其詳也其詳見於宋王逵蠡海集今備錄之其說曰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棣棠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

棠二候棃花三候木蘭淸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醿三候楝花

大淸明

國朝朱長白柳亭詩話云將樂歸化二邑以三月爲小淸明八月爲大淸明展墓者或廢小而不敢廢大詳見閩小志或曰將樂以十月三日爲小淸明

按吾邑於淸明前一日爲黃明日後一日爲白明日余詩有父老醵錢迎緑社兒童散學過紅明之句誤黃作紅乃鄉音使然也緑社事詳見本詩注

芒種後壬日蛋花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芒種後壬日所種花雖至難活者亦活申月亦可

白露前雨

宋張知甫可書云浙人以白露節前早晚得雨見秋成之厚薄如雨在白露前一日得稻一分前十日得十分白露後得之則無及矣

梧葉報秋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立秋日太史局委官吏于禁庭內以梧桐樹植于殿下俟交立秋時太史官穿秉奏曰秋來其時梧葉應聲飛落一二片以寓報秋意按一葉知

秋雖古有此說然安能應聲飛落此必有人力存焉惜其言之不詳也

十月閉口

宋魏泰東軒筆錄云汴渠舊例十月閉口則舟楫不行王荆公當國欲通冬運遂不令閉口水既淺澀而流冰頗損舟楫於是以脚船數十前設巨碓以搗流冰役夫苦寒死者甚衆按近時天津海口每至冬日海舶不通謂之封河頗近宋時汴渠閉口之例

入易

宋沈括補筆談云世俗十月遇壬曰北人謂之入易吴

人謂之倒布壬日氣候如本月癸日差溫類九月甲日類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過春秋時節即溫夏即暑冬即寒辛日以後自如尚令每歲候之亦時有準莫知何謂按此說今人無知者矣然如其說倒布之辛日止能如正月耳不能如十一月也未詳其說

推逐月朔日甲子捷法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欲知每歲逐月旦日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即是後九年前一月旦日豪髮無差余以此說推之信然

交蝕應閏月

調變類編云茨菰一根歲生十二子閏年十三子按桐葉藕節均應閏月世皆知之茨菰則未聞也宜表出之調變類編未知何人所著刻廣東伍氏海山仙館叢書中

金木水火土

世俗恒言金木水火土余嘗謂當以相生爲序木水兩字誤倒耳宋王逵蠡海集則有一說曰金爲氣之母天體乾金也人肺管攝諸藏亦金也故爲五行之先萬物未嘗無對待故木次金水火陰陽之正也故又次木土爲萬物之基故以爲終蓋物得氣方生故木次金既生然後有陰陽故水火次木陰陽已備形質純全故土居

其終矣其言亦似有理又可知金木水火土之說自宋時已然矣

百忌歷

宋范成大驂鸞錄云泊婺州早飯馬海寺世俗所用百忌歷出此寺按此歷不知於何時廢今無劇矣

火殃

唐張鷟朝野僉載云唐開元二年衢州頻有火災其時人皆見物大如甕亦如燈籠所指之處尋而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

作荒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歲將饑小民發必倍俗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

灰人

梁簡文帝集有祭灰人文云積注奄句祭在灰人消茲獸炭焚此桂薪積如玉屑聚若游塵庶人之風不拂獄吏之慢嘗陳味其詣意似是以灰作人形而祭之然不知何義也

其下文云廓運氛於八極靜連絲於四空旣曈曨於東甍又赫赫於飛甍日疑威於趙盾實望近於長安尋繹其意疑因求晴而祭故發端云積注奄句也

三十六禽

隋蕭吉五行大義云十二屬配十二支支有三禽故三十有六禽所以支有三者分一日為三時旦及晝暮也子朝為鷰晝為鼠暮為伏翼丑朝為牛晝為蟹暮為鼈寅朝為貍晝為豹暮為虎卯朝為蝟晝為兔暮為貉辰朝為龍晝為蛟暮為魚巳朝為蟮晝為蚯蚓暮為魚蛇午朝為鹿晝為馬暮為獐未朝為羊晝為鷹暮為雁申朝為猫晝為猿暮為猴酉朝為雉晝為雞暮為烏戌朝為狗晝為狼暮為豺亥朝為豕晝為獲暮為豬

按子暮為伏翼據下文解為仙鼠蓋即蝙蝠也巳暮為

魚蛇據下解無魚字疑衍文亥晝爲獲據下解作雉雉

卽雉字玃母猴也雉似猴亦同類之物然似與申復矣

說文隹部有雉字鳥也從隹犬聲或雉卽此物然雉之

爲鳥未詳何鳥恐亦非所取象也

又按卯朝爲猬暮爲貉本生經猬作狐貉作鶴巳暮爲

魚蛇一云爲鼉又本生經言晝爲蛇暮爲蟬亦與晝爲

蚯蚓暮爲魚蛇異亥朝爲豕一云爲豘晝爲玃一云爲

貙暮爲豬一云爲蛺蝓蕭氏各有說解惟謂鶴字以音

同而誤又言蛇蟮蚯蚓相類作蟬或作鼉並非

又按蕭氏之說謂孟則在朝仲則在中季則在旦如亥

爲孟月故亥暮爲豬子爲仲月故子晝爲鼠丑爲季月故丑朝爲牛餘放此蓋仍以此十二禽爲正也世人知十二禽不知此三十六禽故表出之

地震鼇魚動

宋劉攽彭城集有地震戲王深父詩自注曰俗云地震鼇魚動按今尚有此俗說

禹九州圖

梁任昉述異記云魯班刻石爲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按此圖未知今尚在否果得而模搨之圖畫中無古於此者矣

海外五嶽

明王士性廣志繹云海外五嶽靈山道經志之東廣乘之嶽南長離之嶽西麗農之嶽北廣野之嶽中崑崙之嶽

圓嶠方湖

晉王嘉拾遺記云員嶠山一名環邱上有方湖周迴千里按世人恆用圓嶠方壺事方壺卽方丈也方丈爲方壺蓬萊爲蓬壺瀛洲爲瀛壺所謂三壺也方壺圓嶠雖相儷偶不應於三壺獨舉其一觀此知當作方湖矣又云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

土矣此員淵自與方湖相對
又按三壺之名見拾遺記
舜泉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謂匿空旁出者祥符中眞宗祀汾睢駐蹕蒲中賜名廣孝泉
按史記言舜穿井爲匿空旁出則二井相通當必有之惟正義引括地志舜井在嬀州懷戎縣西外城中又引帝王紀云河東有舜井則舜井有二處未詳孰是也
濰縣孤山

明宋國楨湧幢小品云杭州孤山以林和靖著濰縣之孤山乃伯夷避紂之所而名不著

按伯夷避紂居北海未必即今之濰縣因其地爲隋之北海縣故後人以此附會之耳

太行山孔子回車處

水經沁水又東過野王縣北注云又東南逕孔子廟東逑舊記云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鳴鐸遂旋車而反及其後也晉人思之于太行嶺南爲之立廟蓋往時回轅處也余按諸子書及史籍之文並言仲尼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命也夫是非太行迴轅之言也碑

云魯國孔氏官于洛陽因居闕下以奉烝嘗斯言是矣

蓋孔氏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饗耳非謂迴轍於

此也

先君子印雪軒集自豫至晉途中詩有孔子回車處一

首云漫指車痕説素王傳來古跡劇荒唐臨河不濟當

年事今日崇碑峙太行蓋太行山中有車轍痕相傳是

孔子回車故蹟且立石以表之故先君詩云然乃讀水

經注則知附會荒唐由來遠矣

金王寂拙軒集有小兒難夫子辨詩其序云予奉朝命

之夷門道過太行路左有二石像詢其父老云此小兒

難夫子迴車之故地予惡其虛名而撰實作是詩辨之
詩小述田舍翁之旨曰云昔東家郎懸聘入君境偶此
値小兒難詰蒙且窺郎也不能對驅車返兒井則似與
臨河不渡又各是一事也

彭亡爲彭祖葬處

水經江水篇注云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此地有彭
家言彭祖冢焉據此則彭亡乃彭祖亡處世人但知岑
彭爲刺客所害於此不知其所以得名也

桃花源異聞

梁任昉述異記云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木盡生桃李

俗呼爲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吳中人於此避難皆得仙按陶公記盛行世知有桃源不知有桃李源故表出之

晉陶潛搜神後記云南陽劉驎之字子驥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薪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方靈藥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按劉子驥即訪求桃花源者乃桃源外又有此事不知是一是二也

武陵漁人本無姓名而搜神後記載其事有注云漁人

姓黃名道眞又太守亦無姓名後記則云太守劉歆未知足據否

搜神後記又云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漁見岸上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斫木片異之一人便以笠自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間按此亦一桃源也

元揭傒斯曼碩詩有題桃源圖一首序云江左龍虎山南十里有桃源者劉王二尊師所闢也臨江范亨父爲之記余爲賦五言詩十七韵此又別一桃源也

宋蔡忠惠公集附端明別紀內有引閩中實錄一條云

福州東山有榴花洞唐永泰中樵者藍超遇白鹿逐之渡水入石門始極窄忽豁然有雞犬人家主人曰吾避秦人也留卿可乎超云欲與親舊訣乃來遂與榴花一枝而出既而尋之不知所在蔡公襄爲郡日尋其故址效南陽劉子驥故事竟覓不得

婁羽洞

唐杜光庭洞天福地記云第二婁羽洞周迴一萬里名大有虛明之天在兗州東嶽按浙江黄巖亦有婁羽洞絕小土人以爲第二洞天余甚疑之記於春在堂隨筆中今乃知其非也

嶧孔

水經注泗水篇注云嶧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家入嶧外寇雖衆無所施害晉永嘉中太尉郗鑒將鄉曲保此山胡賊攻守不能得拔如此說嶧山之勝可知矣余嘗驅車鄒嶧閒惜未一探嶧孔也

几陽亭

國朝徐昂發畏壘筆記云范史楊震傳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酖而卒非也舊本乃是几陽亭以亭在女几山之

陽故曰凡陽按晉書賈充傳亦有夕陽亭邵康節詩所謂禍在夕陽亭一句也豈亦誤乎俟更核之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云正光末賊帥万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間征西將軍崔延伯討之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卽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劍耀武於前用僧超吹壯士笛歌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按此亦夕陽亭一故事

水經淯水篇注引郡國志云宛有瓜里津夕陽聚

鈷鉧潭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柳子厚鈷鉧潭記鉧字字書無之

集韻䲜音滿補反鮎鮷䱇䰼

魚羊共谿

國朝張尙瑗碧里褋識云安遠貧簹村濂江所經有狐貍石萃然磊嵬江至此深不可測巨魚梫穴其中有長至數丈者石之陰爲石羊穴嘗有羊出穴口人見之輒走匿渭源之鳥鼠同穴向未有對者以魚羊共谿當之天然儷偶

又拾遺記云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脈中有毛龍時蛻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按魚龍同穴亦人所罕知也

水經汾水篇叉南過冠爵津注云汾津名也在界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按雀鼠谷似亦鳥鼠同穴之類

巫山十二峰名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巫山十二峰終未悉其何名今因蜀江圖所載始得其詳曰獨秀曰筆峰曰集仙曰起雲曰登龍曰望霞曰聚鶴曰棲鳳曰翠屏曰盤龍曰松巒曰仙人其裔孫凝附注云按洲書有朝雲淨壇上昇聖泉而無獨秀筆峰盤龍仙人俟更考定

國朝翟灝湖山便覽云吳山火德廟前俊石十二玲瓏瘦削如山峰離立各以形象名之曰筆架曰香鑪曰棋

盤曰象鼻曰玉筍曰龜息曰盤龍曰劍泉曰牛眠曰舞鶴曰鳴鳳曰伏虎統稱曰巫山十二峰雍正六年總督李公衛建亭題曰巫峽峰青按杭州有此巫山十二峰之名知之者罕附識於此

楊州二十四橋

楊州二十四橋能舉其名者鮮矣宋沈括補筆談載其名云最西濁河橋茶園橋次東大明橋入西水門有九曲橋次正當帥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又南阿師橋周家橋小市橋廣濟橋新橋開明橋顧家橋通明橋太平橋利國橋出

南水門有萬歲橋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橋次東水門東出有山光橋又自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按依此數之末足二十四數疑有舛誤也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廿四橋即吳家磚橋一名紅藥橋揚州鼓吹詞序云是橋因古之二十四美人吹簫於此故名按此說非也殆因二十四橋之名久湮遂以此一橋爲廿四橋而附會成此說

代州虎跑泉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代州五臺山太平興國寺乃古白

虎庵遺址昔有僧誦經庵中患乏水適有虎跑足涌泉因號虎跑泉庵以此名按杭州西湖虎跑泉天下知之代州之泉正與之類而名稍晦

重月泉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稾慈相院重月泉題記云翳瀵乃神導自嶔碕竅堅肎明祀蠱弗治易饌而石泉用蠲潔施及壇宇既液既熳盈飲以滌澤溉其永休工識勤敬諗來裔按慈相院在德清今其地有半月泉刻東坡詩云請得一日假來游半月泉何人施巨手劈破水中天韓公此記乃云重月泉記文似銘而不用韵語亦多難

解姑記于此遇故鄉父老問之

富土鎮

國朝吳江楊復吉耆夢闌瑣筆云我邑富土鎮有沈萬三之壻顧學文通某序班之妻序班之兄許爲胡藍黨遂滅沈顧二族并盡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廬至成弘間遷居者日盛以富土之名賈禍也離合其文改爲同里按同里之鎮至今猶存莫知其初爲富土矣

平望八測

宋陸游入蜀記云六月八日過平望遇大雨暴風舟中盡濕少頃霽止宿八測聞行舟有覆溺者小舟叩舷賣

魚顏賤蚊如鼉可畏按平望八測余往來江浙閒必過其地然今皆誤作八尺不知其本爲八測也

宋張鎡南湖集有宿八尺詩云纔來八尺住卻見一輪孤其字則又作尺

查浦

水經漸江水篇注云江邊有查浦浦東行二百餘里與句章接界浦裏有六里有五百家並夾浦居列門向水甚有良田按今上虞縣有地曰查浦余避兵時曾居之

懊來橋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臨安府治前曰州橋俗名懊來橋

蓋因到訟庭者到此心已悔也故以呼之按此名極有意義余在杭時見有人以細故將成訟者賦詩曉之曰好從且看樓頭看莫向懊來橋上來二事皆杭州故事自謂用事頗切然不存於集也

西湖志引寒夜錄云錢唐祝吉甫居西湖上搆小樓眺盡湖山之勝有富家築牆數仞蔽之吉甫因鬱鬱不樂趙松雪爲書二字扁曰且看無何鄰以通番籍錄家徙垣屋摧毀小樓內湖山如故因吾詩用且看樓事附記於此寒夜錄未知何人所作未見原書也

萬年橋

國朝朱象賢聞見偶錄云蘇州胥門外舊有大石橋明嚴嵩見其石色瑩潔琢磨工整而愛之郡中大僚諂媚權奸拆送私第嵩以造於分宜縣城外胥門橋既拆去往來行人爭欲捐助復造而渡船之利日可得錢數十千爲豪紳霸踞一有建橋之議即爲中鯁謂郡西多山山爲煞氣若造橋引煞入城必有大禍至乾隆五年太守汪公德馨屏絕横議獨力經營不日成之仍名曰萬年橋按近時蘇州一老輩著書謂咸豐間粵賊自萬年橋入胥門此橋果非蘇州之福盍當時横議猶在人口故以爲果應其言而不知明代之本有大橋也惟拆橋

送嚴嵩事屬不經乃聞見錄引潘次耕詩爲證有云嚴老自譔碑亦頗言其狀則眞有之矣

神聖湖

宋周煇清波别志云酈道元水經注錢唐湖本名神聖湖自炎祚中興高宗嶽狩於此及議謚號遂帶此二字按宋高宗謚號稱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是帶此二字也然水經注實是明聖湖非神聖也乃周氏述許仲啓之說如此豈所見本與今不同邪明聖之名至今人人知之而神聖之名無聞焉余歲至杭州幾以西湖爲家非讀此書固不知有神聖湖矣

山從他處飛來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云城既成而怪山自至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越絕書外傳記地傳云龜山者一曰怪山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曰怪山

水經溙水篇注云又南逕靈石下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圓五百丈耆舊傳言石本桂林武城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來見歎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運徙又曰靈石按怪山靈石正可相儷西湖飛來峰或非虛語矣

七十二逕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欽江南入海凡七十二折南人謂水一折爲逕故有七十二逕之名中有水分爲二川其一西南入交阯海其一東南入瓊廉海名曰天分逕言若天分然也

又明魏濬嶠南瑣記云南方山溪間謂之宂有西古郎宂金山郎宂遞裳宂九德宂南陵宂文狼宂無勞宂拔逕與宂皆莫名其義

五洩

水經漸江水篇注云諸暨縣洩溪廣數丈中道有兩高

山夾溪造雲壁立凡有五洩下洩懸三十餘丈廣十丈中三洩不可得至登山遠望乃得見之懸百餘丈水勢高急聲震水外上洩懸二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瀑布土人號爲洩也按瀑布稱洩今所未聞

貪泉

水經耒水篇注云耒水又西黃水注之盛宏之云衆山水出注於大溪號曰横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謂之爲貪泉飲者輒冒于財賄同於廣州石門貪流矣按此知貪泉之名不止廣州有之其地在桂陽郴縣

鵩爲之舟

水經湘水篇注引羅君章湘中記云湘水之出于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于其中也按觴爲之舟視濫觴語尤新

飛鳥圖

宋沈括補筆談云地理之書古人有飛鳥圖謂雖有四至里數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不常故按圖別量徑直四至如空中鳥飛更無山川回屈之差

茶香室叢鈔卷十三

德清俞越

尸羅

晉王嘉拾遺記云燕昭王七年沭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百三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衒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絶人皆長五六分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眞人矣按此乃佛法入中國之始申毒卽身毒也視列子所載周穆王時化人事尤爲明顯矣

中國第一佛寺

水經泗水篇注云泗水西有龍華寺是沙門釋法顯遠出西域浮海東還持龍華圖首創此制法流中夏自法顯始也據此則今中國佛寺形制皆法西域龍華圖此龍華寺實中國第一佛寺矣

浮圖之始

水經汳水篇注云汳水又東逕梁國睢陽縣故城北而東歷襄鄉塢南續述征記曰西去夏侯塢二十里東一里即襄鄉浮圖也汳水逕其南漢熹平中某君所立死因葬之其弟刻石立碑以旌厥德隧前有獅子天鹿累

塼作百達柱八所荒蕪殘毁彫落略盡矣按熹平爲漢靈帝年號中國之有浮圖當始見於此惜某君不傳其姓名所云累塼作百達柱八所豈即浮圖之古制乎

摩騰眞身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臚寺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眞身尚在或云寺即漢鴻臚舊地摩騰眞身至今不枯朽漆棺石室扃鎖甚固藏其鑰于府廨有欲觀者請鑰秉燭乃可詳觀按摩騰眞身至宋猶在此事人所罕知亦未知何時毁滅也楊衒之伽藍記於白馬寺下但云寺上經函至今猶存

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煇於堂宇是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眞容不言有摩騰眞身及所譯經函放光遂以此訛傳後世耳

旃檀瑞像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釋氏有旃檀瑞像見於內典謂釋氏在世時說法於忉利天優塡王請大目犍連運神力於他方取旃檀木擕匠手登天視其相好歸而刻焉梁武帝發兵越海求之以天監之十有八年扶南國遂以天竺旃檀瑞像來因置之金陵瓦官閣及太宗皇帝以東都爲誕育之地乃新作啟聖禪院太平興國之末

始命迎取旃檀洎寶公二像自金陵而內於啟聖白神
州陸沈卽不知此像今在不也
按扶南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事見梁書諸夷傳唐世
奉佛止迎鳳翔佛骨而此像無顧問者何也
莊王女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蔣穎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懷晝之
請取唐律師弟子義常所書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爲
傳載過去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
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論甚偉然與楞嚴及大悲觀音等
經頗相失

按今世俗說以觀世音爲妙莊王第三女本此然但曰莊王不言妙莊王妙善乃其女之名不知何以有妙莊之說也俞理初癸巳類考考此甚詳當更核之

觀音心呪

宋王鞏聞見近錄云全州推母王氏日誦十句觀音心呪年四十九疾篤恍然見青衣人曰爾平生誦觀世音心呪少十九字乃曰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爲塵王疾尋愈後至七十九按此十九字至今猶有持誦之者惟十句心呪未知云何太平廣記載太原王元謨北征失律軍法當死夢人曰誦觀世音千

徧可免乃授云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情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適得十句豈卽此邪

觀音課

明祝允明野記載姚廣孝始見文皇事上問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會曰何術邪曰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有卽開襟有太平錢五文解奉於上上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復一擲擲訖語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按觀音課今未知何術用錢五文則非占卦法也

普賢大士化女子像

蓮社高僧曇翼傳云感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日已斜豺狼縱橫歸無生理敢託一宿師卻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草牀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布裹錫杖遙爲按之翌日女以采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按今人知觀音菩薩曾見女子身不知普賢菩薩亦曾見女子身也

目連郎丁令威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曜仙運化元樞一卷以中元

爲丁令威救母之日釋氏謂之目蓮未悉其所本何自
按此則目蓮卽丁令威矣

猪頭和尚是定光佛

宋方勻泊宅編云婺州有僧嗜猪頭一噉數枚俗號猪頭和尚三衢之守召師食自牖窺之見一鬼從旁食師無預焉師尋坐亡閱師辭世頌知是定光佛也按吳越時長耳和尚爲定光佛轉世事見十國春秋至今西湖法相寺其遺蛻存焉乃此猪頭和尚亦云是定光佛何定光佛轉世之多耶

宋太祖是定光佛轉世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五代割據干戈相侵有一僧雖佯狂而言奇中嘗謂人曰若要太平須待定光佛出世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爲定光佛後身者葢用此僧之語也

按吾浙西湖法相寺有長耳和尚肉身相傳此僧爲定光佛轉世據十國春秋長耳和尙於乾祐初化去而宋太祖已生于天成二年矣未能附會爲一也

曲洧舊聞又云予嘗定光佛事友人姓某者見而驚喜曰異哉予之外兄趙葢宗室子也手持數珠日誦定光佛千聲予曰世人未有誦此佛者豈有說乎外兄曰吾嘗夢梵僧告予曰世且亂定光佛再出世子有難能日

誦千聲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于時竊笑之今觀公書此事則再出世之説昭然矣此予所以驚而又悟外兄之言可信也予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異也君其識之按此所謂再出世者蓋謂宋高宗亦定光佛轉世也太祖生於後唐天成二年歲在丁亥高宗生於大觀元年歲亦在丁亥太祖高宗並以丁亥生事固有可異者

余所築右台仙館距法相寺半里而近常至寺啜茗瞻所謂長耳和尚肉身者因記定光佛事俟至仙館當與寺僧輩說之

三藏取經遇西域老僧

國朝納蘭成德淥水亭雜識云唐太宗命三藏法師取經至西域有老僧年已七百謂之曰此間經籍甚多人命短促能讀幾何須服我延年藥庶可讀少分藏師以帝命有定期而辭之按此未知出何經典世言三藏取經者罕及此事

元奘藜杖

國朝崔應榴攤飯續談云黎州安撫司內小驛東有藜一枝高九丈圍九尺相傳唐僧元奘西遊投藜杖所化按此亦元奘取經之佚事

三藏

唐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云東都聖善寺有天竺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後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云奉詔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徧於耳目按此三藏在元宗時然則元奘後又有此三藏也

開元傳信記亦載無畏三藏事云崇聖寺佛牙乃那咤太子獻與三藏者

宋時西域取經故事

唐以前西域取經事已略載於小浮梅閒話矣楓窗小牘載乾德四年三月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訪經

西域北天竺僧天息災與施護各持梵㚒來獻此宋時取經故事也天息災施護兩梵僧名

覺華寺藏經

宋强至祠部集湖州德清縣覺華寺藏經記云湖州德清縣覺華寺佛之徒曰昭序自落髮已能悚然服其師之教旣尸寺事又能募錢若干緡購其書若干卷爲髹函鈿軸以華之復嚴一室𦘕其所謂藏者類而聚焉按此吾邑之故事故記之

維摩十譬

謝康樂集有維摩經十譬贊一聚沫泡合二燄三芭蕉

四聚幻五夢六影響合七浮雲八電按聚沫也泡也合爲一聲影也響也合爲一聲故十譬而止八聲也金剛經之六如人習知之維摩經之十譬知者罕矣

四句偈

宋周密志雅堂襍鈔云佛藏中有龍王經一卷其實四句偈也云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爲樂凡往來江湖者或遇風濤作惡宜多書此經投之按金剛經屢言四句偈豈卽此邪

按楞伽經云佛告大慧云大慧彼四句者謂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是名四句大慧此四句離

是名一切法大慧此四句觀察一切法應當修學然則金剛經所謂四句偈當指此四句四句中有無非有非無句最爲明白盍即金剛經無實無虛之旨經云非法非非法非法者非有也非非法者非無也常無常義見六祖壇經餘二句不可曉偶讀明僧宗泐金剛經注解有一段云應身去來是異法身無去來是一言世界者喻法身也微塵者喻應身也世界一也微塵異也碎界作塵塵無異性合塵爲界界無一性喻全法起應應無異性全應即法法無一性故偈云去來化身佛法身常不動於是法界處非一亦非異以此言之則一異猶云

同異也非同非異是謂離一異矣

又按此四句佛謂之四句離然則一離字可以總此四句非一非異則一異離矣非俱非不俱則俱不俱離矣非有非無則有無離矣非常非無常則常無常離矣離者何即金剛經所謂不住於相也余從前讀楞伽經已知此即金剛經之四句偈載之春在堂隨筆今讀志雅堂雜鈔聊廣異聞未可據此以說經也因又詳說此四句并補隨筆所未及

萬佛名經

宋劉敞學易集有萬佛名經序云趙郡李侯常武之夫

人梁安孫氏自常武沒屏居里第閱誦藏經積十餘萬歲鈔取佛名類聚次第數至一萬使其子周南召南繕錄成書析爲十卷題曰萬佛名經按世人知千佛名經不知有萬佛名經也

懺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懺之始本自南齊竟陵王因夜夢往東方普光王如來所聽彼如來說法後因述懺悔之言覺後即賓席梁武王融謝眺沈約共言其事王因茲乃述成竟陵集二十篇懺悔一篇後梁武得位思懺六根罪業即將懺悔一篇召眞觀法師慧式廣演其文非

是爲郗后所作按今竟陵王集有淨住子三十一篇內第三篇爲滌除三業門其文云滅苦之要莫過懺悔懺悔之法先當潔其心淨其意端其形整其貌恭其身肅其容云云豈卽所謂懺悔篇乎

田字殺

宋無名氏古杭雜記云淨慈寺有五百尊羅漢別創一田字殿安頓

淨髮之賚、

宋周輝淸波雜志云白下門外濟安院主僧曰近治地得一玉杯已碎銀一鋌上刻永定公主爲誌公和尙淨

髮之資一緣十鋌按淨髮之資其名甚新今之施僧者未知有此名也

迦羅沙曳

即袈裟也明朱國楨湧幢小品引陳養吾象教皮編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或從毛作毠毟

國朝王漁洋山人夫于亭襍錄云唐人李羣玉惱僧自澄詩云莫遣春風裏紅芳點袈裟袈字從木作去聲唐人用字必有據依

早不如蚤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趙清獻公自錢唐告老歸治第衢州作別館名高齋惟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早不茹葷晚畧取肉及鮓脯於家葢不能終日食素暮以一風爐置大鐵湯瓶及列盥漱之具雞鳴公起自以瓶水頮面趨佛堂誦經至辰時按余十許年來晨餐不茹葷頗與公合每日清晨亦必至佛堂但不能誦經至辰時且不能竟與子婦輩隔絕耳

歐陽氏奉佛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於他士大夫家余在汝陰嘗訪公之子棐入門聞歌唄鐘磬

聲自堂而發棐移時出乎猶持數珠諷佛名問之云公無恙時薛夫人已自爾公不禁也公薨遂率其家無良賤悉行之按歐陽公固闢佛者而其家乃奉佛如此何歟

羅大經鶴林玉露言歐公奉母喪合葬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則歐陽氏之奉佛必公暮年事矣

朱元懷捫掌錄云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坐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要小兒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狗羊犬

馬之類是也按此亦公之誓言耳

替僧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語云明朝凡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爲僧名曰替僧神宗皇帝替僧名志善見張江陵集據此則小說中有稱代皇帝出家者乃眞有之

魚肉供觀音

唐于逖靈應錄云有嫗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刻壁作穴安之每有食饌不惟蔬簌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嫗有子在軍前當陣之際側于草閒聞背上連下三劍似擊

銅器身上並無傷痕按此知事佛但在一心心苟至誠則魚肉亦可供觀音也

素食中置雞汁

近世搢紳家素食中往往潛入雞鵞汁此事古亦有之周密齊東野語紀阜陵事云上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進素膳吳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於是以雞汁雜之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異詢所以然內侍以實告乃出吳夫人於外內侍等罷職有差

以麵僞爲羊豕之屬

北夢瑣言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鎮西川三年㝠諸司以麪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臑膾炙之屬皆逼眞也時人比之梁武按近人蔬食有素鷄素鴨之類余每笑之謂既蔬食矣何取乎此乃古人則亦有然矣

鏊爐煮肉法

唐趙璘因話錄云元和中僧鑒虛素無道行及有罪伏誅後人遂作鏊爐煮肉法大行於世余居西湖久見湖上諸僧大半食肉且精烹飪何鏊爐之多也

宋張舜民畫墁錄云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

庖炙豬肉尤佳一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飧一日大年曰爾爲僧遠近皆呼爲燒豬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燒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然則佛寺燒豬自有故事矣

魚目充舍利

北夢瑣言澤州僧洪密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既辭婦人於其所居之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余昔讀岑勛所撰多寶塔感應碑稱前後所感舍利凡三千七十粒嘗以爲疑安知非魚目之類乎

僧還俗

宋胡仔漁隱叢話引蔡寛夫詩話云唐搢紳自浮屠易業者頗多劉禹錫答廖參謀初服已驚白髮長高情猶向碧雲深蓋不以爲諱近世言還俗雖里民且恥之也

參寥後還俗

老學庵筆記云參寥政和中老矣還俗而死不知其故

僧妻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䲹令畢有代衲門妻鄭小玉詩六朝以前淸規未立人呼爲梵嫂師娘者往往有之

按今日本猶有此風余見其僧名心泉者自言有一子

曰絡曰穆有一女曰阿多

文云李羣玉有龍安寺佳人阿最詩甚詠小尼子也以佳人屬寺更奇余謂沙門妻與龍安寺佳人正相當矣

以妓捨僧

明王士性廣志繹云輦轂之下萬姓走集所可恨者向有戒壇之游片涓以妓捨僧浮棚滿路前僧未出後僧倚候平民偶一闖羣僧箠之且死按前明京師有此弊俗亦可怪矣

茶香室叢鈔卷十四

德清俞樾

三清

唐楊鉅翰林學士院舊規道門青詞例云謹稽首上啟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三清衆聖按道家之書四人天外曰三清境玉清太清上清又云聖登玉清眞登上清仙登太清今道觀供奉三清本此而以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分三清則雖道流有不能舉者矣

張道陵爲三天法師

晉葛洪枕中書云張道陵爲三天法師統御六虛數侍金闕太上之股肱治在廬山按張天師之名當起於此

趙逸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云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因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常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三年以後遁去莫知所在按此人知昭儀寺是石崇家池杜子休宅是太康寺龍驤將軍王濬所造太尉府前甎浮圖

是晉義熙十二年劉裕軍人所作李延實宅是劉主劉禪宅宅東修和里是吳王孫皓宅又冀州刺史李某宅是晉司空張華宅皆言之歷歷當非李少君之比然知其人者鮮矣

袁相根碩

晉陶潛搜神後記云會稽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山見一羣山羊逐之經石橋向絕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有水流下如匹布剡人謂之瀑布有穴如門既入內甚平敞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遂爲室家二人思歸二女以一囊與根等語曰慎

匆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視其囊有小青鳥飛去後根于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殼乃蟬蛻也按此與劉阮事相似惜不敘袁相所終耳

徐元直

國朝斛蕖道人薑露庵襍記云三國徐元直一說部曾載其康熙間飛昇事又李赤腳者故闖賊部將闖亡學道著書數種道光初尸解於陝西平生好赤腳故有是稱嘗云元直曾過其居淸談而去按徐元直飛昇事余亦曾於說部中見之今忘之矣李赤腳以流賊而居然

得道　先君子印雪軒隨筆曾載侯老道爲周忠武部將道光間尚在京師與李赤卿殆可伯仲矣得道之後不當復論其始也

爛柯事有異說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爛柯多用爲棋事聽琴亦然水經晉民王質伐木入信安縣室坂見童子四人鼓琴質倚柯聽之既去柯爛去家已數十年

山陰劉道士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陶穀歟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鵞群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晉史但言道士何以知爲劉

君考晉帖有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
按晉史言道德經此言黃庭經亦有異王氏已具說之
故不論但此道士劉姓人所罕知宜表出之

賀知章上昇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徐鉉序中疑郎賀集之序謂有彭泐者於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閒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於台州上昇元和已亥先生遇之云云賀監得仙世罕知者故表出之世傳陳陶郎八仙中之藍采和亦其流亞矣

張祜

南唐劉崇遠金華子雜編云張祜詩名聞於海外居潤州之丹陽嘗作俠客傳蓋祜得隱俠術所以託詞自敘也崇遠承乏丹陽而祜之故居垝垣廢址依然東郭長河之隅亂前故老猶存問其隱俠則云不覩他異惟邑人往售物於府每抵晚歸時猶見祜巾褐杖屨相飲酒市已則勁步出郭夜迴縣下及過祜門則已先歸矣如此恒常不以為怪從縣至府七十里其迢遞而躡屨速人莫測焉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野客叢書引祜不信甯王迴馬來及偷取邠王小管吹之句以為祜目擊時事而作

又有詠武宗時孟才人之作疑其身涉十一朝年且百二十歲此說愚甚可笑唐人詠明皇太眞事不可枚舉豈皆同時目擊者邪按漁洋之論固正然據金華子所載則張自是一異人未可以尋常詩人視之也

又按野客叢書所引二詩誠不足據惟張祜有退宮人詩二首其一云開元皇帝掌中憐流落人間二十年長說承天門上宴百官樓下拾金錢似乎親見其人者不然安得有流落人間二十年之句此則可異也

宋胡仔漁隱叢話云陳陶見於唐末而集中乃有贈高閑歌亦自當年百餘歲

顧元續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載顧元續遇一人使守金丹戒以勿言至五更夢爲王者所殺生於大賈家有三子妻怒其不言殺其子其人失聲豁然夢覺鼎破丹飛又引釋元奘西域記一烈士事大略相同今人但知有杜子春事耳

安祿山鬼物避葉天師青衣童子

宋康駢劇談錄云處士劉平能夜中視物安祿山嘗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持鎗執蓋以爲導從平心異之及祿山朝覲行至華陰縣値葉天師救

龍於西嶽平見二青衣童子承虛而至所御祿山魑魅皆乘鱷投盎狠狽而行按李林甫外傳殆即因此事而附會

羅隱

國朝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云今豫章兩越入閩人凡事俗近怪者皆曰此曾經羅隱秀才說過俚語方言流傳委巷久之承訛襲謬遂曰羅衣秀才矣不知昭諫從何得此余按吳任臣十國春秋云世傳隱出語成讖閩中書尙灘王髻峯皆留異迹則似非無因也

又王漁洋五代詩話引纂要云建德有金雞石羅隱題

云金雞不向五更啼石遂破裂有雞飛鳴而去此正其一證

吳彩鸞玉篇鈔

宋樓鑰攻媿集跋吳彩鸞玉篇鈔云余讀文簫傳言吳彩鸞書唐韵事近于汪季路尚書家見之茲見樞密宇文公所藏玉篇則又過之旣謂之鈔竊謂如北堂書鈔之類蓋節文耳以今玉篇驗之果然不知舊有此鈔而書之邪抑彩鸞以意取之邪按彩鸞書唐韵人人知之至書玉篇則知者尠矣

攻媿又云今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娘

爲問之越人無能知者楷法殊精豈亦彩鸞苗裔耶按
三一娘所書玉篇今既不傳人亦無知之者

韓湘

全唐詩第十二函第七冊云韓湘字清夫愈之猶子也
落魄不羈愈强之婚宦不聽學道仙去按韓湘字清夫
亦人所罕知據唐書宰相世系表則云湘字北渚大理
丞
姚合有答韓湘詩云子在名場中屢戰還屢北又云昨
聞過春闈名係吏部籍三十登高科前途浩難測然則
湘罔功名之士世傳爲仙非其實也

呂洞賓及第爲縣令

明都穆聽雨紀談云元遺山編唐詩鼓吹中有呂洞賓詩一首郝天挺注曰洞賓名巖京兆人咸通中及第兩調縣令值巢賊亂移家歸終南得道莫測所往予觀洞賓本傳曰祖渭禮部侍郎父讓終海州刺史洞賓始名紹先年二十不從婚娶舉進士滯場屋二十三年乃罷舉縱遊天下未嘗言及第與爲縣令也天挺此說豈別有所據邪

按洞賓原名紹先世罕知之羅隱始名橫十上不中第乃改名隱呂紹先之爲呂喦亦若是矣

集仙傳云呂嵒字洞濱一字希雲九江人也則又非京兆人希雲之號亦無知者濱字從水與世所傳亦異唐戴叔倫寄題萬德躬故居詩呂仙祠下寒砧急帝子閣前秋水多不知呂仙何人此與邯鄲道上之呂翁均非洞賓也

宋時捕呂洞賓

宋王銍默記云李教者都官郎中曇之子自少學左道變形匿影飛空妖術既成而精同㸒皆信服焉曇之母夏日晝寢於堂而堂階前井中忽雷電霹靂大震有黃龍自井飛出母怖投牀下徑死家人徐視之乃教所變

龍即教也曇怒杖之垂盡逐出教益與惡少薄遊不檢一日書娼館曰呂洞賓李教同游曇遣人四出捕之教自縊死久之王則叛於貝州聲言教爲謀主朝廷聞之大駭捕曇及教妻兒兄弟下獄又於娼館得教所題詔天下捕李教及呂洞賓二人會貝州平本無李教者始信其眞死矣乃獨令捕呂洞賓甚久乃知其寓託無其人乃已按呂洞賓唐時仙人世皆知之而宋時乃至詔書名捕豈時猶未甚著邪

陳圖南善相術

陳圖南世知爲仙人也乃在當時則固以相術聞宋魏

蔡東軒筆錄載其三事一云太宗命陳摶歷抵諸宮以相諸王摶回奏曰壽王眞他日天下主也臣至壽邸見二人坐於門問其姓氏曰張旻楊崇勳臣觀二人他日皆至將相卽其主可知太宗大喜是時眞宗爲壽王異日張侍中楊使相皆如摶之相也一云种放隱終南山往華山訪陳摶摶曰君他日甚貴顯官至丞郞种曰我之來也求道義之益乃言及爵祿非我意也陳曰君骨法合爲此官異日當自知之至眞宗時以司諫召至闕下及辭還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郞竟如摶之相一云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

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爲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縗絰跪像前陳摶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嫁郎爲國夫人矣後嫁陳晉公恕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以此三事觀之則陳圖南在當時相術甚神蓋一方技之士爾

東軒筆錄又云摶乘驢遊華陰市人相語曰趙點檢作官家摶驚喜大笑人問故又笑曰天下這迴定疊也摶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然則圖南之知宋祖亦以相術狀之非有他術

宋張舜民畫墁錄云希夷先生陳摶後唐長興中進士也旣而棄科舉之武當山又止房陵九室洞年已七十餘華陰葺雲臺殿觀居之祖宗三廟皆召見所輔治道甚多知人貴賤休咎今有人倫風鑒行於世直齋書錄解題有希夷先生風鑑一卷

又云太祖深鑒唐末五代藩鎭跋扈卽位盡收諸鎭之兵列之畿甸至今百四十年四方無吠犬之警可謂不世之功矣或云陳希夷之策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羣談採餘云陳圖南莫知所出有漁人舉網得物甚巨裹以紫衣如肉球狀攜以還家

漑釜爇薪將煮食之俄雷電繞室大震漁人惶駭取出擲地衣裂兒生乃從漁人姓陳名摶按此說甚怪殆以其名字而附會之謂是大鵬遺卵乎

宋呂陶淨德集有和陳圖南州學石柱題名之作又有和陳圖南安昌巖避暑詩此又別一陳圖南也

劉快活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云劉快活信之黥卒也始以倡狂避罪入山中適有所遇遂能出神多作變怪道人吉凶雅有驗每自稱快活故時人呼之爲劉快活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云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游京師

貴人爭延之視貴賤如一坐輒箕踞爾我人號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史不拘之名可與劉快活爲偶矣大率皆游於方之外者也

宋吳坰五總志云富鄭公初不識許我聞其名遽召見之我乘馬直造廳廡謁者請就賓次通姓名我曰旣召我來而不迎我是見輕也乘馬徑去公聞之太息許我之志行如此此其所以不拘歟

王迥遇女仙事

宋王銍默記云世傳王迥遇女仙周瑤英事或言非實是誠不然當斯時盛傳天下禁中亦知是時皇儲屢夭

晏元獻爲相一日遣人請召迥之父郎官王璐至私第款密久之王璐不測其意忽問曰賢郎與神仙游其人名在帝所果否璐驚惶不知所對徐曰此予心疾爲妖鬼所憑爲家中之害所不勝言晏曰無深諱不知每與賢郎言未來之事有驗否對曰間有後驗而未嘗問也晏曰此上旨也上令殊呼郎中密託令似以皇子屬天深軫上心試於帝所問早晚之期與後來皇子還得定否璐曰不敢辭後數日來密言誚令小子問之言其人親到九天見主典籍者言聖上若以族從爲嗣郎聖祚綿久未見誕育之期也雖其言若此願相公勿以爲信

以保家族晏公默然其後聞所奏者亦不敢盡言富鄭公乃晏壻也故與文潞公劉丞相王文忠首進建儲之議蓋本此按王迴事以東坡芙蓉城一詩至今人人知之而不知當日上達宮禁又且事關宗社也

何仙姑

世傳八仙中有何仙姑趙耘菘陔餘叢考考之不得其詳余按宋魏泰東軒筆錄云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能逆知禍福鄉人神之爲構樓以居世謂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達爲湖北轉運使巡至永州召於舟中留數

日是時魏綰知潭州與達不叶因奏達在永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又有周師厚者爲湖北路提舉常平人或呼爲夢見公蓋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爲湖北察訪因奏師厚皆不曉事致吏民呼爲夢公二人皆以此罷去蓋疑似易乖使朝廷致惑也按此則何仙姑乃永州女子與蒲宗孟同時則宋神宗時人也

東軒筆錄又有一條云潭州人士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尋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齋歷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

又宋李昌齡樂善錄云何仙姑在世間時一主簿忽得天書字不可識以問仙姑姑曰天書言主簿受金十兩折錄五年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何仙姑永州民女子也因放牧野中遇人啗以棗因遂絕粒能前知人事獨居一閣往來士大夫率致敬焉狄武襄征南儂出永州以兵事問之對曰公必不見賊賊敗且走初未之信武襄至邕境之歸仁鋪先鋒與賊戰賊大敗智高遁走入大理國其言有證類如此閣中有遺像嘗往觀之

國朝楊秉杞𥟖録云何仙姑名瓊見閩白齋𥟖記又載

其寄家人詩二首云鐵橋風景勝天台千樹萬樹桃花開玉簫吹過黃龍洞句引長庚跨鶴來寄語童童與阿瓊休將塵事惱閒情蓬萊弱水今淸淺滿地花陰護月明已趁神人入紫薇水鄉回首尚遲遲千年留取井邊履䨖與草堂仙子知按旣云仙姑名瓊而詩有寄語阿瓊之語不知又何指恐亦未足據也又有麻姑峯鳳皇臺二詩今不錄

曹拮休

南唐劉崇遠金華子雜編云曹拮休莫詳其州里有妻孥居屋舟中往來宣池金陵每於山中兩錢價買柴赴

江下一錢價賣與人自云喫利不盡善符鄉里牛擇郎以片紙書云曹拮休揀殘牛與牛主令歸貼於牛羣之大者角上無不立愈此人靈異甚多見於沈汾侍御所著續仙傳拔世俗所傳八仙中有曹國舅不知何人據宋史慈聖光獻太后弟曹佾並無成仙之說則非其人也余疑即此曹拮休拮休訛稱國舅乃聲音之誤耳

李鐵枴

八仙中李鐵枴無可考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仙蹤云鐵枴姓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修眞巖穴李老君與宛邱先生嘗降山齋一日李將赴老君之約於華山屬

其徒曰吾魄在此倘游魂七日不返方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病迅歸六日化之李至七日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莩之屍而起故其形跛惡耳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魏漢津黥卒也自云遇李良仙人以其八百歲世號李八百者得尸解法已六世尸解復投他尸而再生按枴仙事恐即因此事而附會之

元人襍劇中有岳伯川所作之李鐵枴樂

四仙圖

明徐渭青藤書屋集有四仙圖贊鐵枴鍾離權呂嵒張果也八仙止贊其四未知何意

明人有西洋記一書載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事中有八仙一漢鍾離二呂洞賓三李鐵枴四風僧壽五藍采和六元壺子七曹國舅八韓湘子無張果何仙姑而別有風僧壽元壺子亦異聞也

神和子

蘇穎濱龍川別志云乖崖公張詠少時游京師寄封邱之逆旅有一道人與之鄰房日會飲酒家及將去曰我神和子也異日見子成都矣張公爲成都守無所見後修天慶觀以家財建一閣曰望仙閣無事日輒出遊焉冀有所遇如是二年代者將至復一登之日暮出東廡

下得一小徑入得一小院堂中四壁多古人畫像中有一道人髣髴逆旅所見題曰神和子公悵然自失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五代時人所著書亦以神和子爲名

尹師魯死事

宋沈括夢溪筆談載尹師魯死事甚異云尹師魯自龍圖閣謫官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文正訝之使掌書記朱炎往見致意開諭之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誅死矣與炎譚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使人馳報文

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披死生之際從容來去如此眞古來所僅見矣

何宗元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岳將軍旣死部下多奇才有何宗元者積功至修武郎一日棄官入玉笥山結屋於山之三會峯上居五年往來宮觀與道流頗相善一日忽謂之曰來日我居庵作少齋子來訪我則先擊石若庵

中有聲相應則不須來道流如其言數日後訪之擊石數四寂無應者懼而退又數日率衆再往啟戶視之則何被髮而逝時方秋暑不知其死幾日而面貌如生按岳忠武部將有何宗元人罕知者宜表出之

何蓑衣

蘇州元妙觀有蓑衣眞人肉身世傳眞人爲何立前爲秦檜訪東南山行者歸報東窗事發者也乃考岳珂桯史載姑蘇何蓑衣事絕不及秦檜事但云何本淮陽朐山人書生也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遭亂來寓於郡一旦焚書裂衣遁去既歸被草結廬於天慶觀之龍王堂

卧草中不垢不穢晨必一至吳江渡焉往反不數刻有瘵者拜謁乞醫何命持一草去旬而愈始翕然傳蕘可愈病孝宗在位忽夢有蕘而跣哭而來弔者問之曰臣蘇人也寤以語左璫居月餘成恭后上仙莊文繼郎世璫因進勉釋而及之欲以驗前定寬上心上憶昨夢輟泣而歎璫進曰臣微聞蘇有何姓者類其人因道其所爲上大驚有詔諭遣不至慶元間猶在相傳百餘歲矣使當時固有歸報秦檜事岳氏子孫必當詳載之然則世俗所傳或不足據也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先是吳中號何蓑衣者頗能

道人禍福至聞于上上屢遣使問之皆有異遂召之至
京視酒宸翰扁通神菴州郡以上所賜迎拜奔走周南
居里中見而嫉之對策中詆雲漢昭回至施之闤闠乞
丐之小夫光皇惡其訐故因湜疏以發之
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元平陽孔文仲有東窗事犯樂府
杭金人傑有東窗事犯小說廬陵張光弼有蓑衣仙詩
詩有引云宋押衙何立奉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峯攜幹
恍惚一人引至陰司見檜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窗事
犯矣復命後即棄官學道蛻骨今蘇州元妙觀蓑衣仙
是也據此則似當時實有其事者余按太平廣記引耳

目記云會昌中有王瑤者自云遠祖本青州人事平盧節使時主公姓李不記其名患背疽瑤祖以牲幣禱於岱宗遂感見形瑤祖叩頭願垂矜憫嶽神曰爾之主帥位居方伯職在養民而虐害生民廣爲不道所患背瘡蓋鞭笞之驗必不可愈瑤祖因拜乞一見主公及歸青邱主公已殁具白於夫人云何以爲驗瑤祖曰某在冥中亦慮不信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圓寸餘以授某曰爾將此示吾家夫人得之遂驗臨終服之衣果有裁裂之處瘡血猶在知其不謬按此與世傳何立事頗相類殆當時深惡秦檜附會古事而成之

張懷素

宋周煇清波襍志云張懷素舒州人自號落魄野人崇甯元年入京師至大觀元年事敗牽引士類甚衆呂吉甫蔡元度亦因是降責蔡嘗語陳瑩中懷素道術通神孔子誅少正卯時彼嘗諫以爲太早漢楚成皐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幾歲殆非世閒人也按此等方士何代無之其怪誕如此不値有識者之一笑蔡元度號稱儒者乃亦信之何歟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載一方士好大言云兒時看伏羲畫八卦見其corner身人首得驚癇幾不起賴神農以草頭

藥治余幸不死倉氏子不識字來求教爲其愚不屑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余贈以生肖錢云云不知出何書初以爲好事者戲作此語耳不謂眞有以此誑士大夫而士大夫中竟有信之者也

劉海蟾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代州壽甯寺有劉海蟾古詩十韵題云廣甯閑氏劉操書今全眞家推翁爲祖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況其道乎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碉石脞談載劉海蟾事云海蟾姓劉名嘉渤海人十六登甲科仕金五十至相位朝退

有二異人坐道旁延入談修眞之術二人默然但索金錢一文鷄卵一枚擲於案以鷄卵累金錢上嚞傍睨曰危哉二人曰君身尤危何啻此卵嚞悟納印入終南山學道得仙按金史無劉嚞其人位至宰相者其說殊不經考明都卬三餘贅筆云道家南北二宗其南宗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巖授遼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枏枏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其北宗自呂巖授金王嚞嚞授七弟子其一邱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元次王處一次郝大通次馬珏及珏之妻孫不二然

則劉操乃遼進士而非金宰相其名嚞者姓王不姓劉世誤以嚞爲操雖皆純陽弟子然誤其姓矣
又按三餘贅筆云王嚞嘉定中抵甯海州馬珏夫婦築庵事之題曰全真由是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然則全真一派自宗王嚞柳亭詩話謂全真家以海蟾爲祖亦未免小誤矣

程濟有法術

明張芹備遺錄載建文朝諸忠臣岳池縣教諭程公云公諱濟陝西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爲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公有法術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寢食俱在朝邑

而日治岳池學事不廢按世傳程濟通術數惟徐州祭
碑一事至此事則甚怪世未知也末云文皇至江上公
逃去不知所終不言從亡事

天元地元人元

國朝納蘭成德淥水亭襍識云魏張人元旌陽地元邱
長春天元取藥於人之精血者爲人元取藥於地之金
石者爲地元取藥於天之日精月華者爲天元而餐松
食柏如木客毛女輩名爲草仙非所貴也又云勞山青
城太白武當諸深山人跡不至處有宋元以來不死之
人皮著於骨皆草仙也旣入此途則與三元永絶故乎

叔云未鍊還丹莫入山山中內外盡非鉛也按此段議論必有所本惜未言出何書其云魏張者魏伯陽張紫陽也

無央聖衆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陳陶朝元引無央鸞鳳隨金母曹唐小遊仙無央公子停鸞轡道書無央即竺典無量之義元始天尊說經一徧無央聖衆從空而至

遊仙呪

國朝董恂宮閨聯名譜引仙志云女仙曉暈能釀遊仙酒飲之而卧隨意所之有遊仙呪云杲齊寢烝八垓台

戾

八禽

明楊愼藝林伐山云華佗有五禽戲道經又有熊經鳥申鳧浴蝯躩鴟視虎顧鵠息龜縮謂之八禽之戲世罕知也

鎖鼻術

老學庵筆記云邛州天慶觀有陳希夷詩石刻云謁高公茶話移時偶書二十八字道門弟子陳圖南上後有文與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觀都威儀何昌一也希夷從之學鎖鼻術余所著枕上三字訣第二爲鎖字乃與

此合然余但能鎖口未能鎖鼻也

騎鶴化

元陶宗儀輟耕錄云王氏守素錢唐民家女其夫丁棄家爲全眞道士於吳山紫陽庵一日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謂之騎鶴化

學老子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有學老子者曰劉跛子頗有異行時至洛看花又云王子野待制家舊養學老子曰水先生頗能前知禍福學老子之稱未詳殆宋時俗語謂道術之士也

都丁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有邑豪修醮告當爲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爲都工按張眞人府印文云陽平治都工都工郎都功也惲子居先生文集有眞人府印說一篇亦止說陽平治之義而未及都功得此乃可知都功之義矣

扶箕

太平廣記引稽神錄云江左有支戩者餘干人正月望夜時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插箸爲嘴使畫粉盤以卜戩

戲戚曰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畫粉究成司空字然則扶箕之術唐世已行矣

宋岳珂愧郯錄載政和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詔近來京師姦滑狂妄之輩輒以箕筆聚衆立堂號曰天尊大仙之名書字無取語言不經竊慮浸成邪慝可令八廂使臣逐地分告示毀撤焚棄按此即今所謂扶箕者扶箕之術余雅不謂然嘗言絕地天通宜首禁此不知宋時固嘗有禁也

宋殿妖人

國朝景星杓山齋客談云明之末季杭郡妖興鬬傳宋

殿縱紙人爲怪人家多設水火具防之其妖或爲人或爲獸隨紙狀爲變按宋殿之妖至今猶有此說也

楓柳人

國朝陸烜梅谷偶筆云楓柳人星卜家挾之有奇驗嶺南楓木之老者或生瘿瘤遇雷雨暴長一枝如人形謂之楓人越巫取以雕刻鬼神像賂之四方者也亦名樟柳人或樟木亦有此異邪按世俗知有樟柳人不知有楓柳人然如陸氏之說則柳字仍無義意者當爲樟瘤人楓瘤人乎

晉稽含南方草木狀云五嶺之閒多楓木歲久則生瘤

瘿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

唐劉恂嶺表錄異云嶺多楓樹樹老則有瘤瘿遇雷雨其樹贅暗長三四尺謂之楓人越巫云取之雕刻鬼神則易致靈驗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左道刻章陸根為人形呪之能知禍福名章陸神則又作章陸章陸郎商陸也

蒿庵閒話又引醫書云取商陸花陰乾百日擣末服之臥思念所欲事即於眼中自見然則此物自有靈異也